

伊斯兰教在中国

——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
讨论会（兰州会议）论文选编

甘肃省民族研究所 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伊斯兰教在中国

甘肃省民族研究所 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2 1/32 印张：15.375 字数：303千

198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6,500册

书号：11157·17

定价：1.50 元

目 录

我国伊斯兰教研究，已开始出现了一个 生气勃勃的局面（代序）	沙里士（1）
研究伊斯兰教，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杨植霖（4）
对开展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研的 一点意见	牙含章（9）
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分期问题	杨兆钧（15）
伊斯兰教文化东渐扬州始末	朱江（24）
早期伊斯兰教学术在中国传播情况的探讨	杨永昌（42）
从中国和阿拉伯交通的历史谈到回回钦天监的 始末	李士厚（97）
唐代的番客	杨怀中（107）
关于元末泉州伊斯兰教研的几个问题	陈达生（139）
略述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启成（176）
伊斯兰教在同治年间陕西回民反清起义 中所起的作用	冯增烈 冯钧平（199）
伊斯兰教和回民起义	李松茂（228）

- 穆生花阿訇抗清史略 马 辰 (245)
- 从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看儒家思想对中国
 伊斯兰教的影响和渗透 冯今源 (257)
- 中文伊斯兰教译著评述 (第三部分) 李兴华 (282)
- 刘智与《天方典礼》 冯增烈 (301)
- 杨增新和新疆伊斯兰教 陈慧生 (319)
- 略述杨增新督新期间的伊斯兰教政策
 马明达 王继光 (369)
- 回族和伊斯兰教历史资料调查研究的设想 杨怀中 (396)
- 伊斯兰教在卡力岗——关于卡力岗地区部分群众昔藏今回的调查
 李耕砚 徐立奎 (417)
- 新疆塔吉克族的宗教信仰 王守礼 (427)
- 中国伊斯兰教伊赫瓦尼派的倡导者——马万福 (果园)
 马克勋 (439)
- 《朝觐途记》考证 纳国昌 (459)

我国伊斯兰教研究，已开始出现了 一个生气勃勃的局面^①（代序）

沙里士

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兰州会议，今天正式开幕了。我谨代表甘肃省委统战部、省民委、省宗教局、省民族研究所，向与会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对今天参加会议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同志和来自祖国各地的著名专家、学者的莅临指导，表示衷心地谢意。

这次会议，是根据一九七九年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的精神，继一九八〇年在银川召开的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议之后召开的，实际上是银川会议的继续。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共一百五十一人，收到论文、资料共六十五篇。论文、资料的内容较为广泛，有谈历代伊斯兰教的地位和历代统治阶级对伊斯兰教的政策的；有谈伊斯兰教在反清起义中的作用问题的；有谈伊斯兰教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的；有谈苏菲派与中国门宦问题的；还有不少资

注：① 这是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沙里士同志在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兰州会议上的开幕词。

0001887

料性质的文章。总之，论文、资料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大家撰写的学术论文和提出的各种问题，为进一步开展这一学科的深入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充分显示了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伊斯兰教研究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局面。

伊斯兰教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繁荣，其重要意义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伊斯兰教研究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了宗教研究本身的范围。在当前，它与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维护祖国的统一，搞好四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息息相关，对于我们西北五省(区)聚居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地区，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相信，在六中全会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指引下，全体与会代表一定能进一步贯彻执行四项基本原则，解放思想，联系实际，发扬学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使伊斯兰教学术研究有所提高，有所前进。

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着重讨论以下五个问题：（一）伊斯兰教在传播发展中与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相互影响；（二）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的教派门宦问题；（三）历代，主要是清代对伊斯兰教的政策和伊斯兰教在反清起义中的作用；（四）伊斯兰教的社会思潮与民族文化教育；（五）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对伊斯兰教学术的研究。会议在吸取银川会议成果的基础上，采取大、

小会相结合的办法，交流经验，突出重点，集中讨论好一两个问题。

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值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七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面临三大任务：一个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一个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我们对伊斯兰教学术研究，也是同这三大任务密切相关的。我们要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做出贡献。

最后希望大家群策群力，把这次讨论会开得生动活泼，取得较好的学术成果。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三日

研究伊斯兰教，要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①

杨植霖

这次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在兰州召开，是我省民族宗教工作中的一件喜事，也是我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件喜事。这次会议是第二次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在研究文章和代表人数上都较第一次会议有了增加，除西北五省（区）外，我们还邀请了其他地区的学者、专家参加指导我们的会议。代表中有研究多年、成果累累的老专家；也有年富力强、具有一定研究经验和能力、并出了成果的中年研究人员；还有一些刻苦钻研、大有可为的年轻一辈。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共同讨论伊斯兰教学术问题，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这次会议是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的一次检查，也是对我们的研究力量的一次检阅。我代表甘肃省委向前来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表示热烈地欢迎，并预祝大会成功。

大家都知道，伊斯兰教是一个传播广泛、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伊斯兰

^① 这是中共甘肃省委顾问、省政协主席杨植霖同志在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兰州会议上的讲话。

教的兴起和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当今国际事务中伊斯兰教表现出来的能量，说明它是现代第三世界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伊斯兰教从在阿拉伯半岛产生，进而传播于亚非广大地区，从公元七世纪到目前，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现在全世界有它的信徒六亿左右，约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四。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信徒之众，次于基督教而多于佛教。现在全世界有穆斯林国家九十多，其中穆斯林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二十六个国家，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有六个国家，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有九个国家。有四十二个国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或左右着国家政权。

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具体时间尽管目前尚有争论，但总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在我国现有的五十五个民族中，就有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等十个兄弟民族的绝大部分群众信仰伊斯兰教。因此，伊斯兰教既同国内民族问题密切关联，也涉及到国际关系。所以，伊斯兰教的研究工作是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了实现新时期的任务，伊斯兰教的科研人员和实际工作者，应当做出应有的贡献。从我国的现状来看，伊斯兰教学术研究需要解决和研究的项目很多，我们要逐步地、有计划地进行研究。我们研究伊斯兰教，总的目的应当是贯彻党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具体地说，也就是通过对伊

斯兰教的学术研究，进一步地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搞好民族宗教和民族团结工作。

伊斯兰教对中国的发展起过历史作用。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中，更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研究伊斯兰教的任务就是促进这种积极作用的实现。我认为促进作用应体现到以下方面：

促进祖国的大统一，各民族的大团结。这是胡耀邦主席在最近接见少数民族参观团时讲的。毛主席早就指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我国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们的宗教学术研究工作，必须为实现这个大统一、大团结继续努力。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做好这件大事，大问题就解决了。

必须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当前特别要为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作出贡献。任何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如果经济不发达，文化又落后，它就不可能列入先进民族之列。必须深明这个道理，决不能以宗教教义代替科学技术知识，决不能因宗教使信教群众无知无识。

通过研究，要教育信教群众爱国守法。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宗教信仰受到法律保护，信教群众应该爱国守法，这是安定团结所必须的。信徒守法对各教派和门宦间的团结也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学术研究，要教育职业宗教工作者为信教群众多做好事，如减轻负担，领导生产，学习文化，开展五讲四美，做民

族团结的模范及提倡好教风等等。

我们的任务是光荣的，同时困难也不少。关于我国的宗教研究工作，虽然开展已经很久了，但在长期极左思潮影响下，尤其是文化革命的十年中，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马列主义关于宗教的理论，党的民族宗教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遭到了恣意歪曲篡改。以致伊斯兰教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长期处于停顿状态，成了最危险的禁区之一，无人敢于问津。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几次全会、特别是六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上的调整和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局面的逐步形成，宗教工作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开拓了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广阔天地。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学科在长期停顿后才开始起步，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以百倍的努力，才能做出成绩。

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内容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不论是这次的讨论，或是长期的研究工作，我们都要贯彻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扬民主、贯彻“双百方针”，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允许争论，允许保留，允许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反对极左思潮的流毒和影响，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参加我们这次会议的同志们来自各个不同省区和单位，各有所长。希望大家在这次讨论中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通力合作。使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提高，同时在交流开展科研工作的

对开展西北五省（区） 伊斯兰教研究的一点意见 牙含章

我国有十个少数民族的一千三百万人口信仰伊斯兰教，研究民族问题就不能不涉及伊斯兰教问题。因此，我想就今后开展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研究，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如有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一 研究伊斯兰教问题，要继承我党的光荣传统。

我们党研究伊斯兰教问题，是在1939—1941年开始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日本人要成立“回回国”。研究的问题，从历史到现状，包括伊斯兰教与回回民族的关系问题等。写出了几篇文章和一本《回回民族问题》的书。书中关于回回民族的政策，是经过党中央会议讨论通过的。全书写成后经中央宣传部审查批准正式出版。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实践检验，看来基本观点还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

那时研究伊斯兰教问题，就是密切联系当时的现实，为抗

日战争服务，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就是我党研究伊斯兰教的光荣传统。我认为现在还应继续发扬这个传统，为当前的现实服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调动伊斯兰教的信徒，积极投入四化建设。同时还要开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工作，因为全世界目前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是第三世界的国家，约有六、七亿人口。所以研究伊斯兰教问题，有个国际学术交流问题，也有个通过学术交流，扩大反霸统一战线问题。

二 研究伊斯兰教，要深入宣传我们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我们研究伊斯兰教问题，应该通过学术研究这个领域，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之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现在有些人怀疑政策会变，要讲清楚不会变的。

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解释是：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另一种宗教的自由。在一种宗教内部，有信仰这一教派（或门宦）的自由，也有信仰另一种教派（或门宦）的自由。也有今天信教，明天不信教的自由。也有今天不信教，明天信教的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待宗教问题的根本原则。只要宗教存在一天，这个政策就不会改变。但在解放以后，我们党在宗教问题上，同样犯过“左”的错误（主

要是在反封建斗争中）。 “四人帮” 横行时期，是用粗暴的法西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企图“消灭” 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在内），拆毁清真寺、下放阿訇、禁止穆斯林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甚至让回民养猪等等。这不是宗教政策变了，而是坏人篡了党和国家的权力。他们不可能长久。“四人帮” 胡说要“消灭” 宗教，他们不仅没有“消灭” 宗教，反而给宗教帮了忙，发展了宗教。在“四人帮” 横行时期，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全部转入了地下，进行地下活动，结果是信教的人更虔诚了，信教的人更多了，宗教力量也更大了。

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在宗教工作方面同样实行了拨乱反正，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各地的寺院陆续开放了，有的恢复了或正在恢复，阿訇正常行使宗教职务，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也正常了。我去临夏、甘南调查，访问了许多清真寺，和广大穆斯林接触，大家心情舒畅，对落实宗教政策是满意的。这就增加了他们对党和国家的热爱，调动了建设四化的积极性。

三十年的经验说明了一条真理：即人民的宗教信仰是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的。你越压迫，他越信仰。宗教和其他事物一样，将来总有一天是要消亡的，但不是用行政办法消灭，而是到了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以后，就会没有人再信教了，宗教就自然而然地消亡了。而这一天的到来，离现在还远的很。所以“四人帮”要“消灭”宗教，正说明他们是一伙披着马列外衣的反革命，因为他们做的事是对革命极其有害的。

我们现在处理宗教问题，必须吸取“四人帮”的教训，千万再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法干涉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当然，宗教也要受党和国家的领导，要有宗教事务部门管理，要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要为四化作出贡献。宗教信徒如果触犯了国法，如贪污盗窃、杀人、抢劫，以及披着宗教外衣，给帝国主义者当间谍……，也是要同样受国法制裁的。这和宗教信仰是毫不相干的。

三 研究伊斯兰教问题，要密切联系实际， 要提出合理的建议，作好党和政府的助手。

伊斯兰教问题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提出了几十篇学术论文，从历史到现状，内容非常丰富。这是我国研究伊斯兰教问题发达的一个很好的现象，也是这次学术会议的丰富收获。

对伊斯兰教问题的研究，我想着重谈谈当前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1. 所谓“宗教狂热”的问题。究竟有没有？值得研究。从临夏地区看，我认为个别地方、个别人，可能有。但从全局来看，还是正常的，不存在“宗教狂热”的问题（藏族中有人倾家荡产的，回民中还无此现象）。临夏全州“文化大革命”前原清真寺2,882所，现有1,981所，加上小活动点（即小寺）235所，共计2,216所，还比原来少666所。但在个别地方，清真寺比“文

化大革命”前增加了，如河州八坊，原有十二寺，现有二十四寺，增加了一倍。但真正修造起来的只有四个寺。

2.群众负担问题。现在各地普遍修寺，有的是自愿捐献，有的是带有被迫性的。如临夏大河家，修寺就用了三十万元。实际上增加了群众的负担，应该修小些修简单些，少花钱。有的地方还恢复了天课制度，有的地方交学粮，这就恢复了封建剥削，变成人剥削人，这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如何防止，值得研究。

3.十八岁以下当小满拉。这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但实际上存在，也很普遍（八、九岁到十四、五岁较多）。这个问题，如用行政命令，可能要转入地下。但允许存在又和政策规定有碍。还是要通过教育和协商的方法。这里还有一个回民待业青年出路的问题，很复杂。如何解决，值得研究。

4.党团员和基层干部参加宗教活动问题。按我们党的原则讲，共产党员应该是无神论者，但是现在有许多农村的党团员和基层干部也做“乃玛孜”，也做“主麻”。这里我想至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还是宗教信徒；另一种是形势所迫，他要不做，就在群众中孤立，脱离群众，不好工作。这个问题又如何解决，也是值得研究的。我不赞成用行政命令办法，如用行政命令禁止，可能也要转入地下（即明不做，暗中做）。

5.还有一个门宦和教派斗争问题。据我考证，从清朝乾隆年代就开始这种斗争了。由于清朝政府处理不当，采用行政命

令的办法，结果逼迫回民造了反。现在当然和清朝时代不同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但如果处理不当，矛盾也会转化，非对抗性的矛盾也会转成对抗性矛盾。这个问题如何彻底解决，也是值得研究的。现在党和政府采取民主协商的调解办法，看来目前只能用这个办法。

伊斯兰教问题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很多，我这里只是举了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当然解决这些问题は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任务，他们是要研究的。但我们学术界也应该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当好党和国家的宗教工作的助手。这也是我们学术界义不容辞的义务。